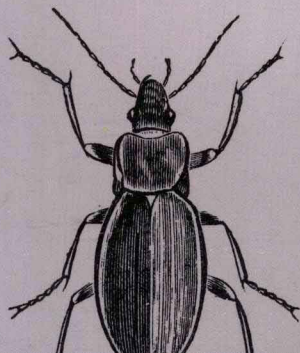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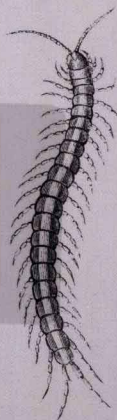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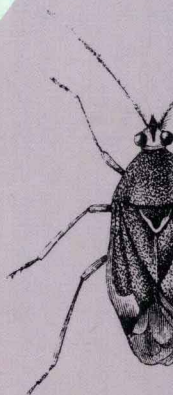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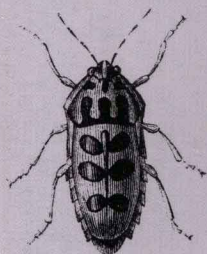


大
自
然
的
诗

虫

L'INSECTE

[法] 儒勒·米什莱 / 著
陈筱卿 /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虫

L'INSECTE

[法] 儒勒·米什莱 / 著

陈筱卿 / 译

大
自
然
的
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虫 / (法)米什莱(Michelet, J.)著;陈筱卿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ISBN 978-7-208-09948-7

I. ①虫… II. ①米… ②陈… III. ①散文集-法国
—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4758 号

策划编辑 陈学晶
责任编辑 陈学晶 张 铎
封面设计 杨林青
内文设计 肖晋兴



虫

[法]儒勒·米什莱 著
陈筱卿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238,000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948-7/I·892
定 价 29.00 元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卷 蜕变

一 一个小女孩的恐惧与厌恶	25
二 怜惜	30
三 地球的看不见的建设者	38
四 爱情与死亡	45
五 怕冷畏寒的孤女	51
六 蜕变——干尸、蛹或蛹壳	59
七 凤凰涅槃	66

第二卷 昆虫的使命与技艺

一 斯瓦默丹	75
二 显微镜——昆虫是否有思维?	86
三 昆虫在死亡与生命的加速中成为大自然的代理者	96
四 昆虫,人类的帮手	104
五 颜色和光线的幻影	111
六 丝	119
七 昆虫的工具和它的化学能、紫红色、斑螫等	123
八 通过研究昆虫改进我们的技艺	128
九 蜘蛛:技能、失业	134
十 蜘蛛的家,蜘蛛的爱	143

第三卷 昆虫社会

一 黑暗之城：白蚁	153
二 蚂蚁的家庭和婚恋	159
三 蚂蚁的“牛群”及“奴隶”	167
四 蚂蚁的内战，城市的毁灭	176
五 胡蜂短暂的疯狂	185
六 维吉尔的蜜蜂	192
七 田野上的蜜蜂	197
八 蜜蜂建筑师	205
九 蜜蜂是如何生育蜂群和造就共同的母亲的	213
结论	222
注释	226

前言

I

我们看着鸟儿在空中，在阳光下自由地翱翔，但是，我们离开的大地却并没有离开我们。鸟儿世界的喜兴并未阻碍我们聆听昆虫在那无尽的暗黑世界中的窃窃私语，它们虽然没有言语，但是它们却在用众多的“语言”起劲儿地数说者。

从整个大自然，从地下深处，从水底世界，从各种植物中间，甚至从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中，同时向我们传来昆虫们的种种倾诉。

那是昆虫世界的神奇艺术的雄壮有力的倾诉，是它们通过自己的翼翅和色彩，通过它所在黑夜中闪闪发出的光亮，强烈地在表达它的爱情，在向我们倾诉着。

这些倾诉者数量众多，倾诉之声洪亮而惊人。与它们相比，飞鸟和爬行动物简直是不值一提，可以说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把世界先放在一边，先来看看这个昆虫的世界——这个世界颇具优势。

我们收集了近十万种标本，但是，联想到每一种植物至少能养活三种昆虫，所以根据目前已知的植物数量，可以推算出能有 36 万种昆虫。——不要忘了，每一种昆虫的繁殖能力又都是超强的。

现在，我们还得记住，任何一种生物，都是在其表面，在其坚实的外壳里面，在其汁液和血液中，养活着其他一些生物的。每一种昆虫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里面居住着一些昆虫。而这些昆虫又包含着其他的一些昆虫。

这就是昆虫的全部情况吗？不是的。有人告诉我们说，

我们曾经以为是矿物和无机物的物体中，有着一些“动物”，数亿只聚在一起也只不过有拇指一般大小，它们会让我们看到昆虫的端倪，它们有权利说自己是一些原始的昆虫。——这些昆虫的数量到底有多大？它们中的一种的尸体就能堆积成亚平宁山脉，而将它们摆起来的话，就能把我们称之为“安第斯山脉”的美洲的巨大山脊变得更加高大。

说到这儿，我们觉得这幅图景算是描绘好了。但是还请大家稍安勿躁。软体的动物在南部海域筑造了许许多多的岛屿（最近的几次调查可以为证），连绵 1 200 法里¹，把我们将与美洲隔离开来；这些软件动物被许多博物学家誉为“胚胎昆虫”，以致它们丰富的族类如同那高级种族的一种附属，可以说是一些与昆虫并驾齐驱的族类。

这是很了不起的。然而，这却令我颇为怀念鸟儿的那个小小的世界，怀念那些用它们的翅膀驮着我的可爱的伙伴们；我怀念的并不是它们的和谐协作，甚至也不是它们那轻盈而高尚的生命的壮景，而是它们曾经了解了我！……

我们心灵相通，我们彼此相亲相爱，我们能够交流。我替它们说话，它们为我歌唱。

我从天空坠落到黑暗王国的边缘，面对着无声而神秘的黑夜之子，可我又能创造出何种语言，何种聪明的字义来与之交流呢？我又能找到什么办法去接近它们？我的声音、我的动作，只能把它们给吓跑了。我看不清它们的眼神；我从它们那毫无表情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的意思来。它们有甲冑包裹着，拒人以千里之外。它们的心脏（因为它们是有心脏的）同我的心脏一样地在跳动吗？它们的感官非常灵敏，但是它们的感官与我们的感官相像吗？它们似乎有着一些特殊的、为我们所不知的、尚未命名的感官。

我们对它们不甚了解；大自然造就了它们，而对于我们人来说，它们始终是个未解之谜。如果说大自然的爱闪现了一下，让它们展示出来的话，它却又将它们在黑暗的大地深

1. 1 法里合 4 公里。——译者注（下略）

处或者橡树的秘密之处藏匿了多年。它们被发现,被捉住,被开肠破肚,被解剖,被置于显微镜下观察,但对我们而言,它们却仍旧是个谜。

这是一个令我们忐忑不安的谜,这个谜之怪异几乎让我们十分反感,因为它让我们思绪混乱,心神不宁。我们如何看待一个用身体的一侧呼吸的生物?它们是一种反常的步行者,与其他各种生物大相径庭,它们背朝地,腹朝天。在许多方面,昆虫都让我们感觉是一种十分别扭的生物。

另外,昆虫因其小而让人产生误解,它们的器官让我们觉得十分怪诞,十分吓人,因为我们的肉眼难以看清它们,对它们的构造与功能难以弄清。但凡看不清楚的东西都会让人忐忑不安的。因此,人们见到它们时干脆将它们踩死算了。它们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地微不足道,以致人们对它们也就不去考虑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了。

分类方法我们有得是。我们自觉自愿地接受了一位德国梦想家所作出的那个决断,他只用了一句话便了断了这件公案:“上帝创造了世界,但魔鬼创造了昆虫。”

但此人并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对于哲学家的那些体系以及孩子们的恐惧(哲学家与孩子也许是一回事),他作出了如下的回答。

他首先说道,正义是普遍存在着的,个头的大小与法律毫不相干;而如果人们认为可以假定权利是相等的,普遍之爱可以使天平倾斜的话,那么爱则是倾向微小者的。

他认为,以相貌去判断昆虫,去谴责它们的一些我们并不了解其功能的器官,那是荒谬的,它们的大部分器官都是一些专门的工具,是多达数百种功用的工具;昆虫既是一个大的破坏者,又是一个大的制造者,它们是杰出的工业家,是生命的积极的工匠。

最后,他说道(也许出于高傲自大,自命不凡),根据明显的表象来判断其业绩与成果,昆虫是所有生物中最具有爱心

者。爱使它生出了翼翅，让它通体色彩鲜艳，甚至是金光闪烁的。爱对于它来说，就是瞬间的或迫近的死亡，它以母性的惊人的“第二视觉”对自己的孤儿继续进行着一种神奇的保护。最后，这种母爱的天性传播甚远，惠及飞鸟和四足动物，它让昆虫创造了一个个“国家”和“城市”。

这是一个令我十分赞赏的很有分量的辩护词。昆虫呀，如果你在劳作，如果你在爱，无论你相貌如何，我都不会远离你。我们彼此颇有点亲缘关系。如果我不是一个劳动者的话，那我又算是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我能够有什么比“劳动者”更好的头衔呢？

这种行动与命运的共同之处将敞开我的心扉，将赋予我一种新的感官去聆听你的寂静。爱，是神奇的力量，它作用于所有的生物，并造就它们的共同的灵魂，爱，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代言人”，通过它，所有的生物都在交流，而且，都能不言而相知。

II

通过对博物学家们和旅行家们的大量著作的阅读，我们曾了解了鸟类，我们像一个孤独的女人那样颇有耐心去研读，并因此掌握了许多的事实、细节，使得我们看到了昆虫的多种多样的面貌。与鸟类相比，昆虫总是让我们不断地觉得它们忽而和谐一致，忽而又彼此对立，不过，经常出现的是它们的一个侧面，如同被遗弃的一个生物。

我置身于16世纪，而在将近三年的对历史的潜心研究中，通过阅读节选以及每晚的交谈，我了解了所有这一切。我通过一个对大自然的一切事物都温情有加，并对所有极其微小的生物富有极大爱心的人，收到了对这一重大研究的各种各样的材料。这份富有耐心和忠贞的爱无限地延展着好奇心，可以说是通过蚂蚁搬家的方法，像积攒大量沙粒一般地积累种种材料，这些材料在重要著作中并不多见，而在无

数的回忆录和零星论著中却比比皆是。

长久地,不知疲倦地,始终如一地去热爱,就能让弱者变成强者。如果你一旦想要走出书本,转而观察,对生活进行长期而细致的研究的话,你就必须永远保持这种兴趣与爱好。朱丽娜小姐在她父亲对蜜蜂的研究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梅里昂夫人的卓有成效的长途旅行给我们留下了很有价值而且又非常精美的圭亚那的昆虫图像,令我惊叹不已,崇敬有加。女人们目光敏锐,心灵手巧,善做女红,极适合做这类细腻的工作。她们对微小生物更加地尊重,更加地爱护,更加地珍惜。她们并不是诗人,却极富诗情画意,而且对任何事物都充满着爱心。但是,她们对微小的生物又并不是十分喜爱的,她们只是容忍它们,并不那么关注它们,往往看到它们时还颇为不屑。不过,她们却颇有耐心,她们能够成为卓越的观察者,成为一些小雷奥米尔¹。

通过显微镜观察微小生物,特别需要女性的气质。必须具有有一点女性的意味才能观察成功。显微镜第一眼看去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一项认真的工作的话,就必须耍灵巧,耐心,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而且是整段的时间,去进行重复的、不间断的同样的观察,日复一日地去观察同样的东西,无论是在清晨那清晰的光线下,还是在中午那激烈的阳光里,有时甚至是在傍晚那微弱的光线中。有一些必须放在一起观察的用普通的放大镜进行观察效果更佳,而另有一些观察物比较透明,在显微镜下观察则更清晰。有一些昆虫,白天看上去微不足道,或者毫无意义,但是,到了晚上,当镜头把光聚拢来之后,却显得妙不可言。最后,一言以蔽之,这些研究在今天已经很容易进行,只要对这些微小的、看不清的小生命怀有虔诚的心、不倦的爱就可以了。它们是某种纯洁无瑕的母亲。

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的这可怕的 16 世纪,直到 1856 年春天才把我释放了出来。《鸟》也早已出版了。我想喘口气,

1. 雷奥米尔(René Réaumur, 1683—1757):法国物理学家和博物学家。

于是便在克拉朗附近的日内瓦湖畔定居下来。然而,这个地方虽然非常地美,让我强烈地感到回到大自然之中,但没能让我静下心来。我仍然对那血腥的故事感到过分地激动。我心中有一团火,什么都无法将它扑灭。我带着我的杉木杯,沿着一条条公路走,品尝着一处处泉水的甘甜。它们全都那么清新爽口,那么纯净清凉,我一边心中还在思忖,它们中是否有哪一座清泉有能力清除过去与现在的那么多的痛苦事,有哪一座清泉对我来说将会是“忘河”¹之水。

1. 神话中的地狱河流,亡灵饮其水,遂忘却了过去。

最后,在吕西那,在一处离城有半法里的地方,我发现了一种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修道院,如今它已经变成了客栈,于是,我把我的工作室当作了“会客厅”。那是一间宽敞的房间,有七扇大窗户,朝向山峦、湖泊和城市,房间三面采光,让我整天都拥有美好的阳光。从早晨到晚上,太阳总照耀着我,围着我放在房间中央的显微镜移动着。我面对着并且环绕着我的那座美丽的湖名叫“雨丽湖”,此刻尚不狭窄、粗犷,也不波涛汹涌。不过,遍地的冷杉林在给景色添光增彩,但你可千万别以为自己置身于四季如春的地方,实际上,这是一处寒冷的地界。严寒影响到很多的生物。寒风正是从南方吹过来的。在我对面的湖岸上,墨绿的比拉特山与我相伴,它好似刀削斧劈一般,在它那墨黑的山脊上,“白色的处女峰”和“银峰”(亦即冉弗洛峰和希尔贝波恩峰)正在 10 法里外注视着我。

七月骄阳似火,可这儿却十分地美,非常凉爽,但是,到了 9 月份,往往就很冷了。你会感到在自己的上方,在自己的身后,在很高很高的地方,有一个大海的海水悬于你的头顶上。那是一个巨大的“水库”,欧洲的一条条大河均发源于此;圣戈塔尔高原方圆有 10 法里,它的一端倾向罗讷河,而另一侧则倾于莱茵河,北面向着勒斯河,南面则朝向特桑河。那“水库”是看不见的,顶多也只能瞥见它的一个侧影,但你却能感觉到它。你需要水吗?那就来这儿吧。你就痛痛快

快地喝吧，它是最最巨大的“水杯”，它在浇灌着人类。

我开始觉得不怎么渴了。盛夏时节，夜晚却很冷，清晨与晚间则很凉爽。我贪婪地、久久地凝视着那一座座雪峰，它们似乎在让我心灵清新，让那漫漫长路，那灰尘扑面，那风吹日晒，变得艰难但崇高，不过，有时候也泥泞遍地，只不过史上的那一次次的革命也为之一扫。我在世事的变迁与永久的史诗之间恢复了些许的平衡。

有什么比那阿尔卑斯山更加神圣的？我有时会称它为“欧洲的共同祭坛”。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并非因为它的高耸，稍微高一点或者稍微矮一点，我们都并没离天穹更近一些或更远一些，而是因为它那巨大的和谐，在别处很模糊，而在这儿却是能够感觉得到的。生命的休戚与共，大自然的循环往复，它的各种自然力的亲切的相互共济，它的每一座山脉都从它的冰川中显露出来，展现的是它那可望而不可即的地区。一条激流向一座大湖流去，流速渐渐变缓，静静地在流淌，在净化，变成一种纯净的水，一种清澈的水，随后，变成一条大河，雄伟壮观地将阿尔卑斯山的灵魂带向四方。从这无数的水流中将升腾起一片雾气，笼罩着一座座山峦，那雾气将使得它的冰川宝物变得更加新颖奇异。

一切都是那么和谐，而景色又是那么美，以致湖泊和它们的河流都在犹豫或观望，不想远离它们源自的那高山峻岭、厚厚的积雪以及伟大的处女地。

它们在互相对视，互相交流，互相协作，互相爱护。它们是多么朴实无华！它们都是强者，是强者与强者在“携手并进”！它们凝重而流畅，迅捷而永恒。如茵绿草的上方是终年的积雪。自夏季开始，冬季已经来临。

从那儿显现出的是一种审慎的大自然，一种普遍的朴实无华，甚至在事物之中也是如此。你边看边享受着。尽管你不会长久地去看它，但你的心却依然被这个极其严肃而又极其纯洁的世界所触动。它让你瞬间便被吸引住，被它的严谨

所折服。从雪山到湖泊，从树林和河流到青翠碧绿的草地，有一种圣洁的童贞在笼罩着这片地区。

此处适合于各种年龄的人。年长者在这儿变得坚强，与大自然结合在一起，向从山峦投下的阴影致敬而又不感到忧伤。而年轻的生命在这儿感受到的只是黎明和晨曦，他们心扉敞开，流露出一种虔敬的可爱的温情：这是一种对世界灵魂的柔情蜜意。

我们最偏爱的地点以及我们的研究室则位于湖泊上方，西布尔格岩后的一片较高的小杉树林里。有两条大路可以通向那里，光线极其充足。朝着吕塞那望去，景色秀美，无与伦比；朝着一眼望不到边的圣女塔尔和层层叠叠的山峦望去，景色又是那么地壮严，凝重，无可比拟。但是，当我们踏进我们的冷杉林中，这份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便顿时消失了。我们还以为是走到世界尽头了；光线变暗，声音似乎变得又轻又小，甚至生命好像都缺失了。

乍一看，这类树林都很一般，但是，细细看去，全都变了。冷杉笼罩着、压抑着想在其树荫下生长的其他各类植物，却让树林显得挺豁亮；而且，当你的眼睛习惯了这种类似黄昏暮色的光线时，你就会更加清晰地看到远处，看清一切，比在普通树林里的那番让你举步维艰的杂乱无章之中观察得更加清楚。

它首先在它的似乎雄伟、阴森的神殿似的立柱下，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死亡的景象，但是，那是一种毫无忧伤气氛的死亡，是一种经过矫饰、装扮而且丰富多彩的死亡，如同大自然赋予它的植物的死亡一样。每走一步，都可以看到一些根部尚在的枯木桩，仿佛穿着一件密不透风的绿色丝绒服，摸上去好似滑溜溜的苔藓一般，而且色泽多变，令人赏心悦目。

可是，动物又在哪里呢？我们的耳朵已经习惯于辨别它们，猜测它们。我并不是说山雀的鸣叫以及明显是林中之尊的啄木鸟的怪叫声。我想到的是另一个“族群”，一个鸟类与

之战斗的“族群”。突然，一阵嗡嗡声响起，那声响高过溪水的潺潺声；我们知道胡蜂飞进了树林。我们已经看到它们成群结队地飞了过来，其中有一些胡蜂还围着我们飞转，对我们的行径颇为警觉，似乎很不友好。

即使在胡蜂很少光顾的地方，好像也有一些轻微的、沉闷的、内在的噪声从树林中传出来。是林中的守护神吗？是林中仙子吗？不，恰恰相反，是树木的神秘敌人，是黑暗中的巨大的“族群”，它们顺着树干的纹理，不停地啃噬，啃出条条小沟和小道，啃出无数的“长槽”。棘胫小蠹（这是它们的大名）有时候在一棵树上竟然高达十万只。罹患疾病的冷杉在它们的“利齿”的啃噬之下，久而久之，便构成了一个“镂空花边”了。然而，树皮却安然无恙，完好无损，只不过冷杉树却变成了一个空架子了。

树木又如何自卫呢？有时候，它通过它的液汁来进行自卫，它的液汁颇具杀伤力，可以使其敌人窒息身亡。更经常的是，树木外部有一位朋友前来相助——是一位“医生”，是一只啄木鸟。啄木鸟仔细地“诊断”树木，用它的那只如榔头般的喙去探测和敲击，并且热情不减，持之以恒地监视着，追逐着蠹虫大军。

这场植物与动物两种生命之间的内部斗争真的能够和解吗？对此我们无法确定。我们有时会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

在这个并非寂静的寂静世界里，我不知道是谁在告诉我们说死寂的森林其实是很活泼的，它正准备说话。我们走进其中，充满着希望，深信能够发现点什么。我们清晰地感觉到一个巨大的多种多样的灵魂正要回应我们那好奇的心灵。我虽然因长途跋涉，加之身体欠佳，颇觉疲惫，但是对在这阴暗的森林中进行的这种探索却兴趣盎然，劲头十足。我喜欢在其中看到面前的一个激动不已的人，他醉心于探索这个神秘莫测的世界。他手里拿着小棒，在那如影如幻的落暮黄昏中探究那阴暗的森林，仿佛在寻找那金树枝一般。

我都有点要打退堂鼓了，我在一片林间空地上坐了下来，可正在这个时候，我又用小棒探了探，巧得很，在一段与其他树干相仿的老树干里，我戳到一个“世界”，真是个意外的发现！

这段树干在离地有一尺¹的地方断裂了。在其顶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先前的“居民”——那些蠹虫或其他啃啮类小蠕虫所干的活计，它们把目标集中在树木的边材上。不过，这一切毕竟是先前的故事；现在的结果是另一回事。这些可恶的小蠹虫早已死亡，像它们寄生其中的那棵大树一样，遭受了一种巨大的化学变化的能量袭击，这种能量能够消灭一切生命。

戏剧性的变化是很剧烈的；这种孜孜不倦的探索取得了成效。一种从未曾有过的强烈的喜悦在操纵着我的那只激动不已的手，让它有了惊人的发现，而随着洞口的扩大，我简直是惊呆了，一阵阵的头晕目眩：它们简直是太伟大了。“城墙”破开，“城市”内部显现出来，一条条“走廊”，一间间挤得满满的“大厅”暴露了出来：一般都是长约四五寸²，高约半寸。这一高度足够了，而且，就这座“宫殿”的“公民们”的身材而言，可以说是够雄伟壮观的了。

这是一座真正的宫殿，或者说可以说是一座宽广而恢宏的城市。它的宽度受到限制，但是，它却能伸入地下很深很深的地方！据说，有人见到过这些小虫在坚持不懈地挖掘，一直挖了 700 层。希腊的古底比斯城和伊拉克的古尼尼威城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只有古巴比伦和巴别塔在它们的大胆地增加高度的过程中逐渐在扩大。

但是，比它的高大更加让人惊奇的是它的“居住区”内部的状况。它的外面十分潮湿，覆盖着苔藓，一些小的隐花植物一直浸在水中，都发霉了。而在其内部，却是异常干燥，而且极其洁净；所有的“墙壁”全都软软的，十分严实，仿佛由一层棉绒毯保护着，既柔软又隔音。这层棉绒毯黑漆漆的，非

1. 尺，原文为“pied”，可译为“法尺”（325 毫米）或“英尺”（305 毫米），因无法确定原文所指，兹译为“尺”，下同。——编者注

2. 寸，原文为“pouce”，可译为“法寸”（27.07 毫米）或“英寸”（25.39 毫米），因无法确定原文所指，兹译为“寸”，下同。——编者注

常软和,是由被强烈改变的树木本身造成的,或者是由一层极其微小的“蘑菇”形成的,这些“小蘑菇”可能就生长在树木中,当树木还很潮湿的时候,它也许还没有受到它的那些坚强不屈的“改造者”的侵袭吧?“改造者”现身了;每一个独立的“套间”,近前去闻一下,都有一股钾酸的刺鼻气味。这个“族群”用钾酸来将它们的居所进行巨大的改变,把它烧毁,用“火”将它清洁一番,用这种有用的毒素将它干燥和清毒。

无疑,也是这种钾酸在加速、在协助这个巨大无比的“工程”,为这些只有其牙齿为锯子的不知疲倦的“雕塑家们”打通它们的啃噬之路。然而,即使如此,它们也不得不花费很多的时间。它们很可能花费了几代人的时间,前赴后继,矢志不移地按照同样的计划和同样的方向苦干着。设计好的企盼着的城市,为自己建造一座坚固的堡垒、一座雄伟壮观而坚不可摧的“雅典卫城”等等美好愿望在长年累月地激励着这些坚强不屈的“公民们”。嗯!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在干活儿的话,那还叫什么生活呀?让我们展望未来吧。先驱者们肯定是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这棵大树了,而从它们那逐渐消耗殆尽的黑色小躯体中流出的液体将大树侵蚀,可是它们却未能享受到一个适合自己居住的住所,它们考虑的是未来的“公民们”,它们想着惠及自己的子孙后代。

唉!这纯属幻想之中的美好愿望,我很担心它们的希望会落空的。并非孩子们的小棒棒,也不是年轻女子的纤纤玉手伸进这样的一个深入地下的杰作之中,而是那防范雨水渗入的设施无法保护那居所;雨水会将它冲刷掉,让它不复存在。眼看秋天来临,里吉约河、比拉特河以及众河之父的圣哥达河的河水暴涨,似瀑布一般呼啸而来,将一个个内部居所统统淹没。有什么顽强的生命,有什么巨大的力量可以与这不停冲刷着的大水相抗衡?这些居所还能安然无恙,让小虫们安居其中吗?